

呈现莎剧原味,迎接莎士比亚诞辰 450 周年,华语首套诗体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出版

“莎士比亚”有了“诗歌体”

谈到莎士比亚的中文译本，普通读者印象最深的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与梁实秋先生的译本,尤其是朱译本文采斐然,通晓流畅,影响华语世界半个多世纪。

今年4月23日,英国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,上海译文出版适时推出了方平先生主编主译的十卷本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。不同于之前的散文体版本,该套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诗体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共收莎剧39部(在传统的37部之外又收入《两贵亲》和《爱德华三世》两部戏剧)。

朱生豪的译本珠玉在前,为何在当下为“莎士比亚全集”套上新装?昨天举行的文学研讨会将这套永恒的经典放在聚光灯下。

呈现莎剧“原汁原味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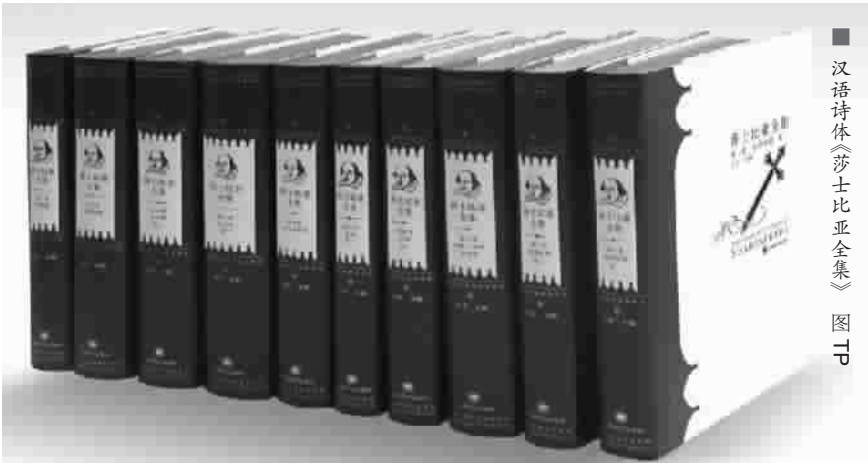
莎士比亚戏剧的原貌是以素诗体(blank verse)为基本形式的诗剧,以诗体译诗体,尽量使译文在语气、语言节奏感上更接近莎剧原貌。方平主编、主译的这个版本是头一个华语世界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。

方平先生是中国莎学泰斗,生前是中国莎士比亚协会会长,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执行理事。这个译本溶入了最新的莎学研究成果,每部剧作和诗歌作品之前均有“前言”——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、人物形象和思想主题等,对这部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综合评价;之后又附有简明扼要的“考证”——对此部作品的版本情况、写作年份和取材来源等做出交代。

译文社认为,这套诗体“莎翁全集”470余万字,堪称整个华语世界搜罗最全、校勘最精,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首部诗体汉译莎士比亚全集。

与朱生豪先生译本对比

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诗剧的原味,而本套译本,以诗译诗,力求贴近莎剧的本来面目,意味着对于语言的艺术形式给予更多的关注,更看重形式和内容血肉相连的关系,不满足停留于语言表层的意义上的传达,而是力求在口吻、情



汉语诗体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图一

绪、意象等多方面做到“归宿语”与“始发语”的对应,在语际转换中力求把“失真”减少到最低的限度。

方平先生还在翻译过程中,试图把莎剧文本从传统的“案头剧”转向“台上之本”。比如在原来的莎剧中附加于文本的一些说明词、舞台指示等相当一部分不是出自莎士比亚之笔,而是当时的抄录员、剧场的提示者,以及18世纪的编著者。

比如在《驯悍记》中,方平先生参照了泽菲瑞理导演的故事篇《驯悍记》(1967)中的处理,用这样一行舞台指示交代了当时的情景:【把新娘摔在肩头,扛着她就走;仆从格路米随下】。而朱译本则按照“牛津版”简单地交代:【彼特鲁乔、凯瑟丽娜、葛鲁米同下】,没有展现新娘被新郎“抢亲”似地当众劫走的场景。

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张冲以喜剧《威尼斯商人》为例,译者的文风立判。第一幕第二场结尾,鲍西娅有句台词,朱生豪译作“垂翅狂蜂方出户,寻芳浪蝶又登门”,方平先生的翻译改为了“一个求婚的刚打发走,一个又来把大门扣”。张冲教授觉得,朱的译文似乎把鲍西娅这个富家女角色演绎得刻薄了。

“进入角色,进入戏境”翻译

该套从书责任编辑冯涛提到,欧美现当代莎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,强调莎剧和舞台演出之间的密切联系。在翻译工作中,方平要求自己 and 同伴们“进入角色,进入戏境”,“心中有戏,有助于把人物的口吻译得更传神些,或者更确切些。”“方平先生希望恢复演出,是可以做台词的,不仅仅用来案头阅读。”

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原院长荣广润也认为,朱生豪先生的译笔有华丽的文采,但这套方平先生的译本更强调准确平实,初看也更适合舞台的演出。他同时观察到了新版莎士比亚全集部分剧名作了更改。“《无事生非》翻译成《捕风捉影》,冲淡了道德批判味道,动作性更强。”其余更改译名的有,《终成眷属》改成了《结局好万事好》,《一报还一报》改译《自作自受》、《雅典的泰门》改为《雅典人泰门》。

台湾诗人、翻译家余光中对本套译文寄予厚望,他指出莎士比亚首先是一个专业戏剧家,其作品是为了演出而创作的,并不是为了案头阅读。方平等人的译本,有望恢复莎士比亚剧作本来面目,从“案头书”变成“演出本”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

马上评

奇葩并蒂

昨天发出个微信后,就有很多朋友留言:方平先生的新版译本,是不是值得叫我们重读莎士比亚?

我非学界大儒,从小长大的,都是变格为散文体的朱生豪译文,案头捧读,从里头能领略到汉语行文的高妙境界。朱译完成在先,文字功底炉火纯青,行文气势恢宏,只是上世纪30年代参考材料少,要顾及普及,有其变通出格时的权宜之惑。

方平先生的译本不为普通读者所熟,从文体上初看,优美大气的文字,精准平实的翻译,规范的音韵调节,用诗歌体给中国读者还原出一个更真实的莎士比亚,也同样追求这一种淋漓尽致的酣畅,让莎翁的诗剧不仅置于案头,更是能够让人朗诵念读的台词。和前贤朱生豪先生一样,方平先生的译本,也是耗费了他的毕生心血,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两朵并蒂奇葩。

要把英国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成功移植过来,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?文学翻译毕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,方平先生自己说,翻译经典名著,也不能期望自始至终都是使人应接不暇的神来之笔,都达到了形神兼备,总有力所不及的时候,总有不得已而作出存形还是传神的两难选择。《无事生非》更名为《捕风捉影》,乍看起来有点不习惯,但这样的感觉有些主观了。追求“原汁原味”的莎士比亚“发烧友”不妨对比查读,体味下是喜欢妥帖的底本原貌,还是一气呵成的通畅。

方平先生主译主编的这套“莎翁全集”终得出版,这是在朱生豪之后,为中国莎士比亚翻译再竖起一座里程碑。但是,方译与朱译的关系,不是非此即彼,关于莎士比亚的汉译,此次出版也不意味着一切尘埃落定,而是向着巴别塔式的理想范本为后人开拓出一条大路。

乐梦融

【相关链接】

四套译本介绍

在诗体版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出版之前,华语世界已经有了四套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本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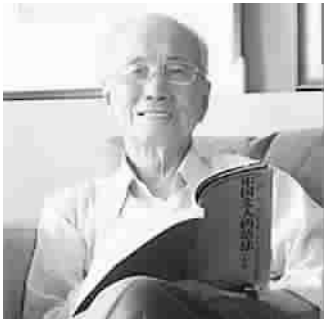
■ 第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,以朱生豪译本为主体(经过吴兴华、方平等校订),由章益、黄雨石等补齐的十一卷本;

■ 第二套是1967年由梁实秋翻译在台湾出版的四十册本;

■ 第三套是1957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以朱生豪原译为主体、由已故学者虞尔昌补齐的五卷本;

■ 第四套是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以朱生豪翻译(裘克安、何其莘、沈林、辜正坤等校订),索天章、孙法理、刘炳善、辜正坤补译的八卷本。

方平生平



方平(1921-2008)原名陆吉平。上海人。高中毕业后,入银行当职员,由业余自学走上文学翻译道路。建国后,历任上海文化工作社、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、新文艺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,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和学术委员,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,同时担任中国莎士比亚协会会长等社会职务。

方平曾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校订和增补工作。他还致力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,著有《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》,收论文17篇,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莎剧论文集,《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》被评为1979-1989十年间我国八种最优秀比较文学著作之一。

哈姆莱特

“内心独白”译文对比

朱译“哈姆莱特”——

■ 生存还是毁灭,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……

■ 死了;睡着了;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;嗯,阻碍就在这里: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,在那死的睡眠里,究竟

将要做些什么梦,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……

■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,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,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,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……

方译“哈姆莱特”——

■ 活着好,还是别活下去了,这是个难题啊……

■ 死了——睡熟了;睡熟了,也许梦就来了——这可麻烦了啊;一旦我们摆脱了尘世的束缚,

在死亡似的睡眠中,会做些什么梦呢?想到这,就不能不为难了……

■ 谁甘心压着重担,流汗、呻吟,过着那牛马般的日子,要不是害怕人死后,不知会怎么样……